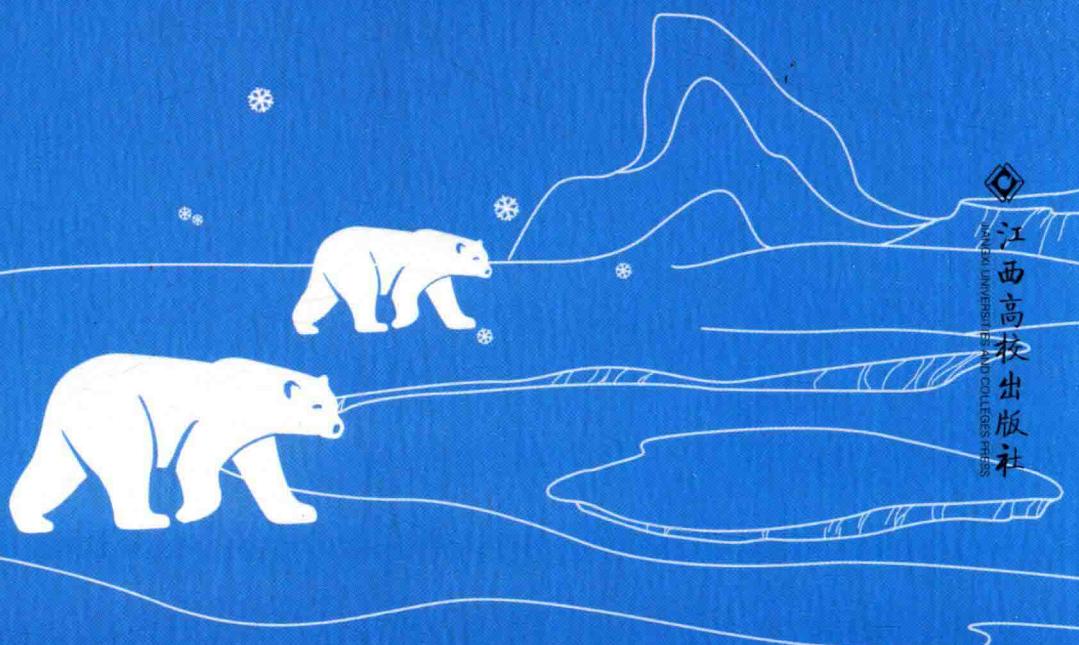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# 北极的春天

许仙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  
JIANGXI HIGHER EDUCATION PRES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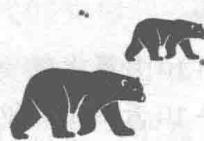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寒武 (100) 启蒙阅读计划

# 北极的春天

BEIJI DE CHUNTIAN

许仙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极的春天 / 许仙著. — 南昌 : 江西高校出版社 ,  
2017.6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5639-3

I. ①北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  
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2351 号

出版发行社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址	www.juacp.com
印刷	江西教育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张	14
字数	160 千字
版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	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93-5639-3
定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68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# 目 录

第一辑 头一要干净 /001
打树 /002
上香 /005
李先生 /008
头一要干净 /011
烧头香 /015
从古到今的桥 /017
只养一种草的草坪 /020
反串角色 /022
名人速成 /024
父亲送礼 /027
会治国 /029
时代的养母 /032
大家都在找什么 /035
我们需要一把自身干净的扫帚 /038
自称是人的苍蝇 /041
一根筋同志没问题 /044

目  
录

<b>第二辑 上帝难做人</b>	<b>/047</b>
新生志愿	/048
破烂换糖	/051
上天堂的标准不能降	/055
上帝的一碗阳春面	/058
上帝难做人	/061
上帝失手	/064
上帝的法力	/066
人呀,你们在想什么	/069
上帝的新诗	/072
扑杀	/075
破碎的灵魂	/078
你哪个天堂的	081
来生做个永垂不朽的人	/084
好人一生不安	/087
黑匣子	/090
皮囊	/093

### **第三辑 北极的春天 /097**

-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之谜 /098  
给楚王打工 /101  
故事新编 /102  
北极的春天 /105  
百岁问题 /108  
红皮 /110  
阿Q和小D /113  
永恒的魅力 /115  
雄士节 /117  
为跌下而造的塔 /119  
山里有两个村子 /121  
绿色藤蔓 /123  
假如重拍《皇帝的新装》 /126  
慷慨 /129  
“及时雨”英雄事迹采写录 /131  
奔跑 /133

## 第四辑 楠锁的歌手 /137

毒誓 /138

孝心痛 /141

你把爱情给了谁 /144

枷锁的歌手 /146

加塞人生 /149

二代奶 /152

好好女士 /155

老人石寒鸦 /158

混账手机 /161

每个人的锁 /163

男人赵云 /166

水边 /168

雪莲花 /170

照片外面的人是谁 /173

岳母家的猫 /176

你是一只桶 /178

## **第五辑 情人节礼物 /181**

羊跳崖 /182

想去一个地方 /184

放学了 /186

情人节礼物 /189

老尚的雅号叫“各位观众” /191

出秧 /193

大坑 /196

单车 /198

第一千零一种爱 /201

清晨的茉莉花 /203

这辈子你去过哪儿 /207

捡只破皮鞋回家 /209

燕子南 /211

我们头儿 /212

三叔的茶壶 /214

## 第一辑

# 三 头一要干净



## 打 树

李正第三次被送入市人民医院抢救时，已是一盏熬干的油灯，奄奄一息；病情恶化前他曾交代过老伴，别再让儿女花那昂贵的医疗费了，他心里有数，自己已命不久矣。但儿女是极其孝顺的，毫不犹豫地又把他送入市里最好的医院。李正在高干病房几度昏迷，主治医生是该院副院长，卑微地对李赛白道：“李书记，非常抱歉，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医院已经尽力了，您看是不是按老人家的意思回去吧，晚了怕……”昏迷的李正老眼潮湿，枯枝般的手死死抓住老伴不放；老伴抹着泪，对儿女说：“你爹想回家过年，你们就随他的心愿吧。”李赛白和李赛红这才送父亲回家。

这天是年廿九，李赛白和李赛红回到老家就奔进奔出的，要给父亲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年。李赛红和母亲把家清扫干净，又准备红包、烟酒茶和糖果；李赛白忙着张灯结彩，门是对联，窗是福字，大红灯笼挂檐下，他还准备了宝烛、香、鞭炮和烟花。家里亮堂堂的，飘出煮粽子和炒瓜子的香息，乡亲们纷纷前来探望；李正回家后神志反而清醒了，时不时地睁开眼来。李赛白和李赛红在父亲床前守了一夜，见父亲病情平稳，也松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上午，李赛白的妻子带着孩子、李赛红的丈夫带着孩子，早早地赶来乡下。家里有孩子就热闹就喜庆了。李正忽然有了精神，叫老伴扶他坐起身来，要看一看孙女和外孙子，瞧着孩

子们跑进跑出的，枯槁的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他握着老伴的手，老眼朦胧起来，老伴轻轻地替他念道：“在家好，在家好。”下午，李赛红和嫂子下厨，准备了一顿丰富的年夜饭；大家把饭桌移到父亲的床前，让李正靠在床上吃饭。见父亲精神好，大家也开心，有说有笑的，一个个向父亲敬酒，祝他长命百岁；李正居然喝了一杯酒，还吃了半碗饭，脸红扑扑的。他累了，躺了下去；但他笑微微地望着大家，有了神色的眼睛一个个地看过来，慢慢地。

吃过年夜饭，孩子们出去放鞭炮、放烟花，卧室的窗口忽亮忽亮的，红红绿绿得非常好看。饭桌撤走了，老伴和女儿、儿媳妇收拾干净后，再次回到他床前；李正伸出手来，吃力地比画着。李赛红问母亲，爸爸说什么？“打树。”“打树？”李赛红问父亲，李正点点头。儿媳妇愣愣的，但李赛红连忙朝父亲说：“好。打树。我们打树。”

打树是李家大年三十必备的传统节目。院子的围墙里种着两棵树，一棵梨树，一棵桃树，分别是李赛白和李赛红出生那天李正种的，如今已有四十岁和三十八岁了，是方圆百里以内两棵顶天立地的大树，令乡亲们羡慕不已。乡亲们但凡教育起后代来，必以李家儿女为榜样。李赛白和李赛红自有记忆起，每年吃过年夜饭，父亲就操起门闩，李赛白便自觉地躲在自己的梨树后，李赛红也学哥哥样，躲在自己的桃树后；李正借着几分酒力，先打梨树，边打边问：“来年多开花多结果？”李赛白就在树后应：“来年多开花多结果。”李正又边打边问：“决不开谎花？”李赛白又答：“决不开谎花。”轮到桃树，也是这番打问与应答。小时候李赛白和李赛红只觉得好玩有趣，树又不是人，父亲这么做，难道它来年就真的多开花多结果了？就决不开谎花了？



后来，李赛白和李赛红都大了，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回家过年，李正依旧热衷于打树，让两个成年人躲在树后，他边打边问：“来年开红花结红果？”李赛白就问：“我是梨树，怎么开红花结红果呢？”李正醉醺醺地说：“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！来年开红花结红果？”李赛白就应：“来年开红花结红果。”李正又边打边问：“决不开黑花结黑果？”李赛白又答：“决不开黑花结黑果。”

再后来，李赛白和李赛红升职了，当官了，从商了，发达了，回家过年，李正还是热衷于打树，让两个大人躲在树后，他边打边问：“来年开白花结善果？”李赛红就问：“我是桃树，怎么开白花结善果呢？”李正醉醺醺地说：“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！来年开白花结善果？”李赛红就应：“来年开白花结善果。”李正又边打边问：“决不开毒花结恶果？”李赛红又答：“决不开毒花结恶果。”

孩子们不知道打树是怎么回事？好奇新鲜，吵吵闹闹的，院子可热闹了；李赛红将门户交给哥哥李赛白，自己拉着侄女躲在梨树后，李赛白边打边问：“来年多开花多结果？”李赛红就教侄女应：“来年多开花多结果。”李赛白又边打边问：“决不开谎花？”她们又答：“决不开谎花。”接着是李赛红打树，李赛白拉着外甥躲在桃树后……

卧室里，李正笑微微地望窗外，慢慢地合上老眼；他太累了，去那边休息了。

## 上 香

李城刚生，才裹上蜡烛包，就被父亲李纪文抱去他大伯家；李家列祖列宗的牌位都供在大伯家东头的屋子里，前三排后三排，错落有致。李城的爷爷点烛点香，跪拜，敬告列祖列宗，李家又添男丁后，将香插到香炉里。接着是李纪文抱着李城跪拜，祷告，谢祖宗。随后，李城的大爷爷李大伯，原本一团和气的脸严肃得要命，他从第一位举人老爷开始，让李城逐个认祖，他唱一位，李纪文就抱着李城拜三拜；拜完最后一位，认祖归宗的仪式才算完成。门外顿时鞭炮齐鸣，震天动地。

李家在唐村是大户人家，祖上出过秀才、举人和进士，现在有高考文科状元和大学生；虽说没什么响当当的大官，但都有出息。即使在老家务农的李家人，也与众不同，都文绉绉的，言谈举止十分和善；村里有什么纠纷，习惯找李大伯公断。李大伯一团和气，把大家叫拢来，三对六面地说个清楚，该东东，该西西，一碗水端得让人心服口服。三乡五里对唐村李家直翘大拇指，教育后人，无不以李家为榜样；但怎么学，也只是学到点皮毛，因为李家规矩很少有人家做得到。每年正月初一，唐村热闹非凡，李家子孙不论远近，必到大伯家给列祖列宗上香，一潮一潮的；前脚进门，个个鸦雀无声，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，双手合十，夹三炷香，来到列祖列宗面前。

李大伯轻咳两声，大家就静音，默默地站上好一会儿，脱去

身上的一些东西后，他才从第一位举人老爷开始，让大家逐个认祖，他唱一位，大家拜三拜；拜完最后一位，这年的认祖归宗仪式才算完成，大家依次将手心的香插到香炉里，默默退出来。年年就这么些祖宗，认了又认，八岁的李城觉得无聊，问父亲他能不去吗？结果一早就被父亲用戒尺打了手心，让他长记性。父亲说这是认祖归宗，你连祖宗都不要，是忘本；而做人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清楚自己是谁的儿子，谁的孙子，谁的后代。李城含泪给祖宗上完香后，父亲又责令他将列祖列宗一个不漏地背出来，才有饭吃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村里有家破落户，儿子叫夏长健，是李城的同班同学；读初二那年夏天，夏长健带了一帮同学，押着李城闯进他大爷爷家，将家里列祖列宗的牌位和一些古书，搜出来，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了。大爷爷闻讯从地里赶来，像野兽一般号叫着，扑向熊熊燃烧的火堆，抢出三块滚烫的牌位，紧抱在怀里；夏长健举起棍子，将大爷爷打倒在地，几个同学又乱棍相加。大爷爷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双眼充血，大声吼道：“谁不是爹生娘养的？谁没有祖宗呀？你们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……”夏长健又是一棍，大爷爷就哑了。李城挣扎着，却被同学揪得紧紧的。夏长健上前，牌位被昏迷的大爷爷抱得紧紧的，他像掏心一般费力才掏出来，一把扔进火堆中。这天夜里，谁也无法把大爷爷劝走，他默默地跪在灰堆前；于是，李家子孙一个个跪在大爷爷身后。这让李城始终有种犯罪感。但即使是那个年代，李家人依旧每年正月初一，都赶回唐村，毕恭毕敬地对着空荡荡的屋子，跪拜；大爷爷从第一位举人老爷开始，他唱一位，大家就在心里默记一位，拜三拜，拜完最后一位，这年的认祖归宗仪式才算完成。

后来李城读了大学，在县里工作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。他

的同学夏长健，高中没毕业，就在外面混；时来运转，做了包工头，工程承包项目越做越大，富甲一方；他不但在老家造了阔绰的别墅，而且还弃商从政，在县里当上了比李城更大的官。一时间，夏家成了三乡五里学习的榜样。有人谈论起同村的李家，夏长健就笑其迂腐，说这种人家抱堆烂木头不放，能有多大出息呀；上香上香，祖上香有个屁用！如今经济社会，什么不靠钱砸出来呀？就我夏长健，一个都能把李家所有的列祖列宗踩在脚下。他在县城有几处房子，而且把家搬到省城，据说马上要去省城当大官了。

李城是李家孙子辈中的长孙，将来是要承接列祖列宗牌位的；但他在县城的家不大，才九十来平方米，经他建议，李家子孙集体捐资建了一座不大的李氏祠堂，专供列祖列宗的牌位。门前有一副对联：耕读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。这时候他大爷爷已经过世，牌位供在他大伯家里。祠堂建成后，第二年正月初一，李家举行隆重的仪式，将列祖列宗请入祠堂。大伯从第一位举人老爷开始，他唱一位，大家就拜三拜，拜完最后一位，这年的认祖归宗仪式才算完成，大家将手心的香插到香炉里。门外顿时鞭炮齐鸣，震天动地。

第二年春天，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李城去省城，参加全省春耕现场会，亲眼看见了做报告的夏长健被纪委逮走了。他心里一动，但随即就平静了。

至今，唐村李家依旧安安静静的，该读书的读书，该下田的下田；唯有到了正月初一，在外的李家子孙赶回老家来，给列祖列宗上香。这是李家雷打不动的规矩。

## 李先生

唐村李家有座私塾学堂，墙内有株参天杨树，树荫半爿天，油亮叶子沙沙作响，疑似雨密；孩子们瞧窗外：哇！阳光灿烂。每年台风，总有三两枝被风雨折断，掼在墙里墙外，一地狼藉；年复一年，树身上布满了眼睛般的伤疤，却至今傲然屹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私塾学堂改为唐村小学。十年前，镇上有了中心小学，唐村小学又改为村幼儿园。李继开先生是唐村最后一位私塾先生李承启老先生的长孙，全国特级教师，他教的中学生有考上清华北大的，如今博士不消说，连院士都有，可谓桃李满天下；他从省重点中学——县一中退休后，谢绝母校及其他中学的高薪返聘，悄悄回到唐村，担任村幼儿园园长，而且还是义务的；唐村人都敬称他李先生。

李先生微胖，国字脸，戴副宽边眼镜，灰白头发倒驳，穿一身黄色唐装、一双圆口布鞋，笑微微地走在晨曦中，他手牵的孩子就一个个地多起来，等他走完村子，就有十来双小手牵小手。父母都外出打工了，李先生领着这些留守儿童来到私塾学堂，在高大杨树下做“开心操”。他们朝太阳舒展双臂，大声喊：“我爱你，太阳！”“我爱你，爸爸妈妈！”“我是个好孩子！”……他们又叫又跳，笑声朗朗，每天从欢笑开始。上午，李先生在院子里教孩子唱《三字经》，每天唱一两句，第二天唱会前面的，再唱新的。三年下来，孩子们会唱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和《弟子规》。幼儿园另有一

名阿姨，负责孩子用餐和午睡；午睡后，李先生视天气情况，或让他们在私塾学堂里，玩丢手绢、老鹰捉小鸡、踢房子、跳牛皮筋……或去田野，闻闻泥土和庄稼，让孩子说说自己闻到的气息；仰望天空和云朵，让孩子说说，哪朵云像什么？哪朵云又像什么？清澈如镜的小河上为何飘着天上的云朵？他和孩子一起闭上眼睛，看自己心里有没有小河和天空？有没有云朵？有的说看到了，有的说没看到；没有看到的，他就和他们再仔细地观察天空和小河，再闭上眼睛，好好地想想刚才看到的。

村里在私塾学堂前划出一块地，作为幼儿园的实验田。田里较重的活，都是李先生和阿姨完成的；但干活时，孩子样样都参与。他教孩子如何识别麦苗和杂草，如何除草；经过田埂边的水沟时，他问孩子水沟边的杂草要不要除呀？他们说要。他就讲水沟边的杂草如何保护泥土流失；再比如虫子，像蚊子，他教孩子毫不犹豫地拍死它，但对于七星瓢虫，他又教他们保护，因为这是益虫，像蜜蜂、天牛……孩子们不懂，但不懂没关系，只要知道草和昆虫，都有好坏之分。人也一样。他教孩子给庄稼浇水，他们边干边玩，一个个脏得像泥菩萨，但非常开心，知道劳动是件开心的事情。

李先生还教孩子画画，各种颜色的粉笔盒放在地上，让孩子自己挑，在地上画自己想到的东西，比如太阳、月亮、小河、田野、庄稼和人……他从不要求孩子画完整，表达什么意思；只要求他们按照自己心里有的东西，把它们画出来：太阳可以是黄色的，月亮可以是红色的，小河可以是绿色的……在画人方面，他要求孩子画自己熟悉的人，他们天天想的在远方城市打工的爸爸妈妈；他总是笑微微地问：“你画的是谁呀？”“爸爸妈妈。”“为什么爸爸脸这么长呀？”“爸爸……”“为什么妈妈脸这么圆呀？”“妈妈

